荊川先生右編

卷二十六

夷三

契丹

論契丹 上宋太宗　宋琪

議澶淵事宜 上眞宗　寇準

答詔論邊事 上眞宗　錢若水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上仁宗　韓琦

論契丹不寇河東 上仁宗　富弼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上仁宗　歐陽脩

乞戒邊城濶畧細故 上英宗　司馬光

諫西師防北虜 上神宗　富弼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韓琦

答詔問北邊事宜 上神宗　富弼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三

言兵事　　鼂錯

漢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

錯言邊事諸書深究利害之實不當以文字觀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此文比漢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

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槊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疏奏上嘉之賜錯璽書寵答

論守邊備塞事　　鼂錯

漢文帝時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鼂錯

漢文帝時上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䘏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擊匈奴議　韓安國等

漢武帝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

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

之蔽內連中國之丘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櫝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粮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日不然夫草木遭霜者可以風過淸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適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隂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上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

民父毋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兵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
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
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
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
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而泰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書奏上迺拜假爲郎中

諫擊匈奴書　　魏相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謂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

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從相言而止

罷邊備議　　侯應

漢元帝竟寧元年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言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
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有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漢成帝河平元年上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
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論通康居　　郭舜

漢成帝時上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
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
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已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
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
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
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
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
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
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
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

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

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

錯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

恩赦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
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之帝悉納從

論北單于不當封王　袁安

漢和帝永元四年上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
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
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
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
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
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覩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三策書　　張璫

漢安帝延光二年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欲立功自效帝問中常侍王甫言升晏破鮮

甲申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

漢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
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逃鮮卑強盛據其
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
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
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
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
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
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
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蛆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

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郵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

安邊論　　　　何承天

宋文帝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陳四事

伏見北蕃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監矜此黎元博建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闚訪及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庶或開引群慮延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嬴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

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緣頁歸國先後狃詐虜既
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累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攘是
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
若但欲撫其歸附伐鼻弔民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
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前兵深入殺敵破軍茍
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
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昔孫之
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
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夫陵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鑑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彊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大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

居以樂士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一日後復城隍以增且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禁守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所戰猶可修治循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使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築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偶牛爲市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

不能干既巳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巳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由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邪
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玆制漸絶蒐田
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
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遝奔救天下騷然
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
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
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
優別明其勲寸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
業内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
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鬭聞聲足相救斯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毁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過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令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埘兼扞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乖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詞宜用助

舊制延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權隊挾藏者皆以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闕候柱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探伎並加雕鐫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論處降胡　王晙

唐玄宗開元三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既而稍稍叛去原州都督王晙上

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延傺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釁久必為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蜂[illegible]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彭韓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粮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敵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戶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

至今寧實且往者頗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

人則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

可有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

大資爲所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

甚以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埀滋成禍萌

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 書奏未報而虜已叛

論契丹　　宋琪

宋太宗端拱間吏部尚書宋琪上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

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

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彊盛今幼主保機曾孫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阿保機妻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巳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又有渤海首領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

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晋割以賂蕃之地也蕃部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

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佚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栅但專守境勿輙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氊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驍上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

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人若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盖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賊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每指揮作一隊每隊用馬突或叉子槍一百餘并弓劍骨朵其陣身鮮鐙排之俟與

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俏不可輕動蓋防横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晋軍擒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屢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晋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

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擄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兵馬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浹旬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以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

爲限旬月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㦲力津攀褁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候大軍旣至定議取舍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願采用之

議澶淵事宜　　寇準

真宗景德元年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準上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别

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唯
老小驚騷兼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
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
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
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覔便掩殺兼令閤
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
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
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
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
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遠

張得掎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人騎令呼延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來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

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閒下寨抽那不起那
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
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師等會合及令魏
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
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不敢輕議引軍深
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
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會合兵馬兼
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罄
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
而决勝尚猶虛己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唯恃

腥羶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聽伏增戰懼

荅詔論邊事　錢若水

眞宗咸平三年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荅詔論邊事奏

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夏朝廷舉兵以來秋末大戎鈔邊之後凡有機事臣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冑蒙犯霜雪駐蹕大名已踰旬浹一日徧詢輿論明發德音大率不過即今禦戎之策將來安邊之術耳惟玆二事試爲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上

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何蓋將帥料敵制勝北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犬虜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挫陛下銳師之氣此蓋傳潛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陛下明申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間以強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犬戎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側豈獨思遁邪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陛

下威聲振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
始劉崇結犬戎遣大將楊袞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
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翌日
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將十餘人令分兵擊太
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
大振爾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
睿聖神武豈愧於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
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處煩聖聽止
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御邊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
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

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然但得沿邊廵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愚衷精擇名臣分理邊場罷部管之號使其不相統臨置廵檢之名俾其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論備禦西北二虜七事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

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凉諸蕃以拓境

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來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專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祭其誓約

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趍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趍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

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輙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杪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

及彊事哉謂宜湏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
曰擢才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
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
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
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寖廢慢
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爲宜選轉運使二員寄授經略
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
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
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
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

私畜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論契丹不寇河東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諭今來虜主雲州受禮恐於河東作過今兩府設備實由臣誤荷獎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上煩聖憂聞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

念僅得粗略切謂契丹必不敢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輕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南虛乏必不肯擊虛乏之而令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敢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

之而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
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
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爲牽
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
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
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爲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
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由河朔河東只可爲牽
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
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且令田况往彼按臣
所説此乃平時悠悠所爲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

河朔二三年來雖名爲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皇
豫備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姦計爲患愈大不可不
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爲朝廷方盡
力西鄙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款
兵緩禍而望雪耻於後也臣今欲乞必願俞允不住
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耻庶幾可刷臣不
勝大幸

論西鄙議和先防北虜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竒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輙萌姦計安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尚來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攪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

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尚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御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垂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帑務脩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垂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
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
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
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
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
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
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釁有端陛
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
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
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

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
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
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
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
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
使夷狄之交侵駭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
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
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
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
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

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先是四月朝廷遣邵良佐使夏州諭以所齎來文字名疆未正即令齎回其称男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臣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仍許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命良佐與如定等同往議定以聞七月元昊復遣呂你如定聿捨素黎周璥與良佐俱來與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称男而不爲臣尤執前議

乞戒邊城闊畧細故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

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
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
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
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
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脩理守分
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
弃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
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
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
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粮其致寇之人既不追寃而

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夷秋賓伏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爲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畏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才別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
妄殺虜民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焉況今民力凋弊倉
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忿怨屢來侵
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權臣恐國力未易支
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
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
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
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辯論
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
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

不勢厭覺如此

穹廬於漠北復唐漢之土宇與其爭漁獵之勝負不亦遠哉

諫西師防北虜　　富弼

神宗熙寧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少師左僕射判亳州富弼上

臣竊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歛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効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旣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爲犄角之勢蓋北虜

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虜遂有嫚書與割地之隙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忠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啓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虜相應兩邊起事即國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

于此極也况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令退脩邊備講守禦之策更俟表裹安集別圖後舉以爲萬全之計亦爲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先是八月夏人侵順安綏平綏德黑水等寨延州郭逵擊却之王申文舉國入寇攻圍大順城環慶路都監高等萬人戰敗關右大震九月參知政事韓絳出宣撫陝西呂大防爲判州事自是西鄙用兵數年乃息

荅詔問北邊事宜　韓琦

神宗熙寧八年以侍中判相州州韓琦上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幹當内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輙開釁

端妄來訴理比較官吏同加撥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伏令横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尓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禦之要禦備之方宻具以聞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目欲再乞殘骸保此頹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以塞聖問臣切以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燕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

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
靈屈就和好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戒以
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
革戰鬬之事至仁大恵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
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
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
之意雖虜主孱弱而俊傑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
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逆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
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
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浙

彝琦畏契丹如既安能使西賊順塞凌节耳

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即契丹壻也既恐鬬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𡟎書所謂搠立隄防障塞要路

龔公撫厲氣安有修城備濠長敵擬忌而可以為國者

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邊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廣人辦理疆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脩築城壘開淘壕塹冀北京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級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撥都作院頒降新樣創謀造作澶州等處撥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

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自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戸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

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
卒潰盟好蓋有因縁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過
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
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
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輙肆厚誣非陛下
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
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
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
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彊之術聚

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無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謂富國之術也且農民歲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

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買十六次科校民不勝騃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主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得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

畝畆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與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例皆麤勇保甲新點

還侵地罷將官如此便是契丹爲手段圖爲寨[illegible]

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粮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柰何太宗時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來報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篤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

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
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候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
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
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必欲
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
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將持重以全取勝自
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
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淸野之法則難盡行倉卒之
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餱糧盡入城郭蓋
至時或有往保生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

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一如此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一貢盡言非嫉害也非求進也用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心爲社稷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荅詔問北邊事宜　　富弼

神宗熙寧八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臣素乏才業忝塵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問然臣實非已見今但舉衆人所得聞者録以上奏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兀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寢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尅獲或喪失即傳播天下而綏州囉兀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云朝廷必復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盛北虜必已探知相繼彼復聞朝廷修整器

甲簡練兵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粮加之招致高麗爲
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
漸久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啓釁以發代北侵
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燕之策虛實固不
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以萬口一詞誰敢辯白設有辯
者遠夷何以取信今釁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
爭議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臣之職而
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欵緩便要可否遠之則兵立
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爲患雖遲而久遠
不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

為據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
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陵我是欲奪我
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
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結釁背盟也
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
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
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一差跌其害非細更或與
西夏為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
急兵粮皆缺窘於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覬望者
謂國家方事外虜其力不能制我遂相嘯聚蜂蝟而

起事將柰何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生民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更俟歲時豐稔窮困稍蘇流亡漸歸民粗安業稅賦不失倉廩不虛恩信宣布人心固結然後別圖萬全之舉永免一跌之失此天下之願也亦臣之志也向又喧傳陛下决爲親征之謀中外益更憂懼心殞膽落陛下雖英睿天縱必有成筭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君事體絕異尤不可槩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固無實心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邀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畧之虞作實來者必有周密之慮以疎畧之虞而當周密之計其成

敗豈不灼然耶假令入討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illegible]力自大兒又夏國唃厮囉高麗黑水女真達靼等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使無噍類即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大非長轡遠馭之道也臣切謂因横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朝廷凡所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願外興征伐向者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合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輙欲破壞恐是奸人造作妄興鬭諜或是彼聞我整肅邊事即疑我有所[illegible]作我旣知之豈免大爲準擬蓋因此互相疑感[illegible]

釁隙遂有今日爭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横使始不納即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顧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向化凡百芥蔕盡可脫畧苟互相疑忌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遞相征伐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辯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况今釁端漸啟兵尚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

而決勝負萬萬不侔也彼此致疑及禦戎二事臣並
得之羣論非出胸臆是皆目前衆所共知所共見然
緊之理非事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更望陛下兼求
博訪不宜專聽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
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誤國家大計臣今所
以及此者切聞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
陳朝政得失中外歡抃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
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
人極諫為意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緘
結忠蓋之語不敢復出于口臣謂下情不能上達者

廷朝政莫大之患也顧陛下深思極慮之早令天下受賜及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於忽遽又且欲事理明白不敢加飾及援据古事但直書利害而已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況中原大國已與北虜結隙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不能解疑釋惑也伏乞聖造特加裁恕 時以使相判[illegible]公致仕自[illegible]

等再來議地界神宗特出手詔問計弼等荅詔皆[illegible]不與之論會王安石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故[illegible]之以筆畫地圖授韓縝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illegible]里實縝承安石風旨行之其後元祐初諫官蘇轍[illegible]縝弃地之罪其言云自古四夷外侮必於新故交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寇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

相顧反辱敵笑此何意也虜誠見鎮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敵務入國必至於是北虜畫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開國百里而相用正理閒崇耳而朝廷以促國七百里而相鎮臣愚所未論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爲太原欲制范家東堅花家西堡及赤泥膠三猎撥弓箭于恐虜以爲言廼召弓箭手節級高正使幹其事正集其徒於所邏臺之南保何虜人撫揉者轍廢傷之虜以爲言則曰此漢界也故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所邏臺以南爲漢界而單弓箭手大獲其用韓鎮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戶爲骨委之而耆老勿大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爲界天地嶺距廝邏臺上二十五六里異時虜欲祈牖修天地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歸漢今也亦爲虜有高正者士豪也有威名於此方番漢目之爲高大王而天地廟神亦曰高大王朝方割屬虜時正推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兒娘今日附番百姓數千人皆大哭鎮爲侍從使節出使而今賣國蔫惡胥不如一弓箭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正數年前爲大皇平燕撿年七十餘每見人論鎮與燕復之事

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户參軍韓絳爲宣撫始奏換武階邊人疑其細作而絳與之交私狎聽無所不至呼爲燕二亦謂一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虜使梁未蕭禧本以横山下大川爲界至七蕃鎮下乃斗入漢地闊裹此嶺尼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爲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寺箭手三百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未等柱斧支倚虜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爲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爲弓箭手所毆衙匍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伏而北虜亦自知理曲無詞使復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于寇沈之境也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其用之數也自盧芽平荷葉山雪山一帶直走尨窪塲南北百餘里而東西十五里林木薪炭足以供一路寨鹿雉兎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性將所走今亦爲虎兎矣人神共怨皆緣之罪中剛從來控扼卑要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黄嵬山之類人皆爲虜巢下覘折代人馬可數與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縝貫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

必不赦縝陛下近降出吳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出令改其法亡不數月而民復業矣如縝之罪智者不能復安疆埸之患有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疾惡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示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上訕之罪非縝竟罷相

乞撫存北虜　趙遹

徽宗宣和四年真定府路安撫趙遹上

臣伏准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為女眞所侵兵勢尩解切慮奔潰侵軼過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准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

切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
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
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爲用女眞勃海寇亂其
國征伐不已敗衂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
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惟陛
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兒臣嘗
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固祖宗盟誓
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
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虜酋特虎他寇與奔潰
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爲之防

劣臣叨承開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覩
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直掩其無備全軍陷
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遇兵上
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
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
年甚多虜人習熟貫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
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

疑段當作將言

陷北記

胡嶠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

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illegible]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illegible]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illegible]地氣

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

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珎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尤欲時卓帳于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

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鏁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

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𤅢河夏秋氷厚二尺春冬氷徹底常燒器銷氷乃得飲東北至韈刼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刼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氷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

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鈇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

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記云

行程錄　　王曾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京從北安州泰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渡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

元和殿洪武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閣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有于越王解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長城延芳淀四十里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來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源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

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東然幽州東趨營平州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至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鉄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練得鉄渤海俗每歲時

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
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居室皆就山牆開門過
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雖有蕃戶百
餘編荊爲籬鍛鐵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
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illegible]十里至鐵漿館過
石子嶺自此漸入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
者云渤海人正東北至馬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
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
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
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曰陽德閶闔城內

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將畜牧牛馬槖駝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粆糒

行程錄　富鄭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

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又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尺餘即堅冰云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二十六終